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婦女部一



賢明

郭女子

晏子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

犯之者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

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為老而見舜雖然

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

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

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今君出令於民苟可灑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於公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呂氏春秋齊桓公合犯槐之囚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

燭燎以行步氣志見女重淮南子古者人醇工龐商樸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國語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

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

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寢門之內治其業國語公

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寢門之內治其業父文伯

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

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婦人

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別



其駢脇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僂  
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  
賢人也其

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僂負羈餽寘璧焉公子受殮反

璧 亟索士懃庇州犁 國語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

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

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

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

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

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徹其環瑱至老不

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徹其環瑱至老不

嫁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北宮

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 推玉連環 戰國策秦昭王嘗遣

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 推玉連環 使者遺君王后玉連

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暴得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大名不祥

史記項羽紀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

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一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緹縈上書

史記漢文帝紀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

獄逮徒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一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一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



詔除謹事漢王母以老妾持二心史記陳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

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

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

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一一一漢王

長者也一一一故一一一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

死項王怒括不可使將史記趙奢傳趙括自少時學兵

烹陵母括不可使將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

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

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

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一一一

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

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

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拈母哀  
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王孫而進食

史記淮陰侯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

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  
豈望報乎輒問有所平反

活幾何人

漢書雋不疑傳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不疑  
不疑

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  
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中涕泣時耶

漢書王章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  
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

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  
疾病困厄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

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  
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

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

日問之章果死王章小女見萬石嚴媪漢書嚴延年傳初延年母從東

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

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

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

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東海莫不賢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一一一

知其母上見健仔辭輦漢書外戚傳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健仔同輦載健仔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

有樊姬今誦詩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漢書外戚傳婕妤

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

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直前當熊

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漢書外戚傳建昭中上幸虎園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

使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

元帝嗟嘆以嬰母知廢陵母知興漢書叙傳窮達有命

此倍敬重焉

聆呱刻石漢書叙傳妣叔向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

聲刻知其後訓以臨民之政

後漢書崔寔傳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

原常一母有其助焉

寔慎無一言加於梁氏

後漢書李

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

密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

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

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

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

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

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青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

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

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

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燹曰  
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  
祖血食將絕今幸弟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衆人勿  
妄往來

矣惟引咎而已  
隱者之風  
後漢書戴良傳初良五女並  
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

布被竹筍木屐以遣之五女焉  
敢忘挽鹿車  
後漢書鮑  
能遵其訓皆有

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

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  
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

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  
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

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  
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

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四行後漢書曹世叔

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

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

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

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

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

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

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曲從後漢書曹世叔妻

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固宜從令姑爾而非猶宜順勿得違引刀趨機後漢書

庚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一矣

妻傳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

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

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且污其行乎羊子

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

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一而一而言曰此  
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  
遂成大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  
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  
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對雞不餐後漢書  
不返妻嘗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對雞不餐樂羊子  
妻傳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一而一  
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  
棄以義相導後漢書陳文矩妻傳漢中陳文矩妻者同  
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  
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  
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  
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一  
一使其自然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  
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



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  
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

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端操有蹤幽閒有容漢  
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

書列女傳贊一昭我管形一母預兒事魏志許允傳注  
一區明風烈

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  
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一諸一後移居

墓所景王使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  
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

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作厚禔大  
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力也

被吳志三嗣主傳注吳錄曰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  
母為一一一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故

為廣被庶可得倚井吳志妃嬪傳注會稽典錄曰孫策  
與氣類接也功曹魏騰以逆意見謹將殺之士

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大錄而謂策曰汝新造  
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  
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追罵成濟  
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晉書賈充傳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  
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目  
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徒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  
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  
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為孝汝今年餘二十  
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  
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  
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  
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  
卒無以待賓其母乃一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

雖僕從亦過所望 夫人城 晉書朱序傳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

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固守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

城為一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王

魏太傅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

一鍾禮郝法 晉書王渾妻鍾氏傳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

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三不舉子 晉書鄭休妻石夫人之一夫人之一云三不舉子氏傳少有德操

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

使舅之膺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使交結勝已 晉書陶侃母湛

氏傳初侃父母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  
一  
一  
一  
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  
蚶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封鮓見負  
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父書

晉書韋逞母宋氏傳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

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一授一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

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

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馬

就家立講堂見隔絳紗幔

受業見宣文君上生子皆以孔為名

宋書顧琛傳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

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

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

聰明有訓識齊書虞玩之傳憲廬

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敦之女

按憲何憲教書學齊書王融傳

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

融詣鄉里自賣齊書韓靈敏傳

趙氏父亡弟幼值歲飢母老病篤趙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以免嫁康之少

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

相率採菱蕩

齊書韓靈敏傳會稽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

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癘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飢三女一於西湖一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

稱為義門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行

女師

梁書太宗王皇后紀太

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一也

貧賤家兒

忽得富貴詎可久保

梁書鄧元起傳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

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不隨子入官

府

梁書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一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

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閑然如貧素者智

深先覺

陳書駱牙傳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陵親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為

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論牙女表南史蕭矯妻羊傳時母一符拍谷之禮有羊緝之女佩任者

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光益家道魏書宗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一室嘉傳

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有婦德魏書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一婦德陸瑋

傳瑋字伯琳穠第五子母赫連高明婦人魏書李孝伯氏身長七尺九寸甚一連高明婦人傳孝伯妻崔

隋女一子元顯一宣令此女屈事卑族魏書崔巨倫傳初生一子元顯一宣令此女屈事卑族巨倫有姊明惠有

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允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

兄盛德不幸早世一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非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非

衣帽不見

魏書裴叔業傳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

一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教勸諸子從師受業

魏書高謙

之傳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一不讀書汝

等宜各脩勤勿替先業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魏書姚氏婦楊氏傳姚氏婦楊氏者關人苻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

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一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

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

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



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舁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

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蔽陋特免其罪其

識機雖呂夔不以華飾為意魏書王椿傳椿妻鉅鹿魏亦不過也

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星夜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亦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

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一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洽椿名

位終始魏有力焉元肅若嚴君魏書王琚傳蓋海襲祖象中卒贈鉅鹿郡君琚爵初琚年七十餘賜

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一一一家內以治蓋海官至青州樂陵太

守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隋書譙國夫人傳譙國夫

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  
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  
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  
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  
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  
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  
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宏之投高麗也  
遣融大父業以爲妻融本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  
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誠約本  
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  
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  
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  
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  
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  
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  
衆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君主

帥杜平之率兵入瀘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之驍將也領兵入瀘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賤得至柵下賊必可圍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象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於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瀘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於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偪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冊

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  
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  
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  
徐澄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遠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  
南犀杖獻於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遣夫人書諭以  
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  
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眾迎洸入至  
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  
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  
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  
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  
獄又遣孫奩出討佛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  
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  
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  
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  
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奩為高州刺史仍救出

暄拜羅州刺史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為  
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  
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  
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  
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  
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  
遂令孫奩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  
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  
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  
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  
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  
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  
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  
訥貪虐諸狸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  
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  
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戴詔

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  
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  
賻物一千段諡為誠敬夫人  
坐胡牀於障後察之書隋

鄭善果母傅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  
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

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  
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

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  
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

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  
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

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  
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

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

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墮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贖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散贖六姻為先君

之惠

見上

二客公輔才

唐書王珪傳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

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

升堂乳姑

唐書柳玭傳昭國里崔山南瑄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

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塔下  
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

婦孝歲寒松柏唐書鄭義宗妻盧傳事舅姑恭順夜有盜  
持兵劫其家人皆竄匿惟姑不能去盧冒

刃立姑側為賊摔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答曰鄰  
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

生姑曰一見然後知一青裙押佃五代史楚世家周  
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行逢性勇敢果於

殺戮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  
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

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  
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一戶送租入城行

逢強邀之畫荻宋史歐陽修傳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  
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

日易十錢使從學宋史賈易傳七歲而孤母彭以搜虎  
紡績自給一歲而孤母彭以搜虎



尾 宋史童八娜傳虎銜其大母女手  
一 笑虞丘 劉向

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

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

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

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

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

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

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

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

與有持節行義 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

力焉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

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

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乃追之問所抱者誰也所

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

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

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一一一不以私官公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婦門外車跡何深也皇甫謐高士傳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違之哉一一一妻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引咎感姑常璠為衣食飽衣暖共樂自足矣不如去之引咎感姑華陽國志禮修趙高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以禮修終無愠色及寧父母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悟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患無德義不患趙伯高婦乎使惡姑知變可為婦師矣

不富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衡每欲治家事

英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往武陵就陽泛州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每怒吾治家事故窮如是然

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食歲上匹絹亦當足用爾衡既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英習曰此當是種柑也汝

家失十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士

好若貴而能貧方作粟粥待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

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

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

家號哭阮新婦自若曰勿憂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趙

尋還

一一一一

項之允至

璘

因話錄元佐貴為相其母  
元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  
事卑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  
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寄之重  
須務捐軀故元佐掩錢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尚  
始終不失臣節掩錢劉宗遠金華子雜編李景讓尚  
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維諸子尚幼家  
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塌  
墮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  
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前夫人聞之誠僮僕曰  
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  
吾聞不勤而獲祿猶身為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宜得之  
也我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  
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養吾門此未敢覲乃令亟  
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  
名位至方岳讓最剛直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

宅有看街樓子皆封  
泥之懼其糾劾也  
姨止一子不欲令事女主  
杜荀鶴松窻雜

記狄梁公為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  
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

力從其欲姨曰相國自貴耳  
安能事賣絹牙郎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柳僕射仲賢鎮鄆城有一婢失意  
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

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  
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

窺窻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窻下過召俾就宅  
蓋公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

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  
合輿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

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  
一城獲全  
沈括夢溪筆談王延

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於軍  
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  
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  
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  
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  
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  
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  
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  
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  
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接踵皆連氏之後也  
財十萬婚免下戶之輸  
何蓮春渚紀聞宣和間朝廷收  
復燕雲即科郡縣數率等第出  
錢增免夫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  
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  
於輸納即請於縣乞  
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而縣

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既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  
堆塚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為貫每五緡作  
一瓣辨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  
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始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  
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青州  
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  
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即專人致殷  
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  
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于天授今復往取違  
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既誠  
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即散施貧民索火焚帖  
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

索火焚帖

李元綱厚德錄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  
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于鼎臣求聞達  
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  
臣妻相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

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常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 節烈

刺筭

呂氏春秋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

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

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

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

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闕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

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筭以自刺故趙氏至今



有——之證  
與反斗之號

不避菹酢之誅

戰國策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

誰政姊娵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責

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

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女也聶政之所以

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以揚其名也

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烈

女見築女懷清臺

史記貨殖傳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

而客之為——幽居守節

漢書五行志魯莊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

如宋五年宋恭公卒伯姬——三十餘年海曲呂  
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

母後漢書劉盆子傳天鳳元年琅瑯一有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

仇母家素豐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

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

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

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

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漆室女後漢書盧植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傳注琴操曰

魯一一倚柱悲吟而嘯鄰人見其心之不樂也進而問之曰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

嗟乎子無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於其君走逃吾東家馬逸蹈吾園葵使吾終年不厭菜吾西鄰人

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霧濁水出使吾兄溺死終身無  
兄政之所致也吾憂國傷人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  
懷結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  
木喟然歎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自經而死 明

白之節

後漢書列女傳序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  
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

之風貞女亮一一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  
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列女篇

貞義

後漢書樂羊子妻傳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刳其姑妻聞  
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  
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刳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  
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一一

帷車以候讐家

後漢書龐涓母傳酒泉龐涓母者趙氏  
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

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  
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一一一十餘年不能

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  
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  
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  
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  
禮行義桓嫠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  
之禮行義桓嫠後漢書劉長卿妻傳沛劉長卿妻者同郡  
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  
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  
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  
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  
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  
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  
顯其門閭號曰一一一禮宗後漢書皇甫規妻傳安定  
一縣邑有祀必膳焉禮宗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  
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少書時為規答  
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

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輜百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

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

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

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

畫號曰陰字未成後漢書陰瑜妻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

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爽喪妻爽以采

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衛甚嚴女既

到郭氏乃偽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

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

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一視已絕時人來者遂以布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

傷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後漢書盛道妻傳捷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

安五年代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

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質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

殺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見截耳斷鼻

魏書曹爽傳注列女傳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

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

一兩一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

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

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一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

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效死樓下晉書石崇傳崇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

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投梭高氏女有美色鯤

當一於官前因自投一投梭高氏女有美色鯤

嘗挑之女一發家僮令助戰賀環珮為軍資晉書虞潭母孫氏傳

折其兩齒一發家僮令助戰賀環珮為軍資晉書虞潭

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

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率

部曲先登

晉書張茂妻陸氏傳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一茂一為一一以討充

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尅之責詔曰

踰城突圍

晉書

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荀崧小女灌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

乃率勇士數十人一一一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覆燭

登梯晉書何無忌母劉氏傳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

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一一徐一一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

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誓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

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年既盛美自厲冰霜南史垣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閔為交州閔弟閔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閔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榮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一一一甚有容德一一一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聞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

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

割髮毀面誓不更

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行南史張彪傳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

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刺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

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啣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

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  
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  
為家主揚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宅謂冢  
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揚還經彪宅謂昭  
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雜飾昭達許  
之揚入屋便以刀一一哀哭慟絕一一陳文  
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  
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  
火彪始起於若邪與於若邪終貞義衛婦南史張景仁  
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傳霸城王整  
之姊妹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  
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  
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  
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  
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  
偏棲乃以縷繫腳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

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

題曰一時比秦嘉妻魏書封卓妻劉氏傳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

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

一人之割左耳魏書魏溥妻房氏傳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

房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于

沒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以抱怨于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

事君子義在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長徃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

刀一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

然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

此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觀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

貞孝女宗

魏書

盧元禮妻李氏傳  
李叔盾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于州里父卒號痛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襯號踊而卒有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減性蓋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旣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垂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表門閭比曹娥魏書河東李里標李盧二門以悖風俗

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

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一其

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拳不可開**北齊書樂

陵王百年傳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

時年十四其父**崇義夫人**唐書薛仁果傳仁果已敗其

光自擘之乃開**崇義夫人**將旁仙地降詔即統其兵未

幾復叛仙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仙地所佩刀斬**剔目示無它**唐書

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為**剔目示無它**房元

齡妻盧傳元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

元齡良愈引刀斬指唐書樊彥琛妻魏傳彥琛病魏曰禮之終身引刀斬指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

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

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一一其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刀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

欲辱人速死吾志也引斧斷臂五代史馮道等傳序子乃見害聞者傷之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

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參軍以

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遺一子

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

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汗吾身即一自其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

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

風宜少血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宋史譚氏婦趙傳至元十四年天兵破城

知愧哉

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污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

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一漬於禮殿

兩楹之間一沙石不滅一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一久而宛然如新

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女吳越春秋子胥遂行至吳疾于中道乞食溧陽適會

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

得子胥曰夫人賤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

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食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

魚辱我不忘久生吳越春秋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

女女怒曰王乃自殺閭閻痛之葬

于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槲題湊為中金鼎王

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

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

守一醮之禮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羌反慮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憤妻姬

趙蔓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

沒死有黃鳥鳴其葬處徘徊馬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闕

闕黃鳥爰集於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惟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逸不可獲

三貞

見

執手自灘下出

鄴道元水經注張員妻黃氏女也名

帛員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一員

作陌上

桑以自明不從

吳兢樂府古題邯鄲女子秦姓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

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

投水不躍

陶宗儀輟耕錄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

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清衣寇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汙之三玉紿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

死寇曰

溺女必躍以長竿絡鈎俟其躍而舉之屍竟

寇退

三玉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掉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如

是啣血題詩

陶宗儀輟耕錄越嶲縣劍溪胡氏諱妙端適同邑祝某至正庚子春為苗獠虜至金

華縣將妻之義不受辱乘間一指一壁上已赴水而死三月廿四日也獠帥服其節為立廟祀之邑人咸

曰烈女廟詩云弱質空懷漆室憂搜山千騎入深幽旌

旗影亂天同慘金鼓聲淫鬼亦愁父母劬勞何日報夫

妻恩愛此時休九泉有路截髮示信誓弗再適

還歸去那箇雲邊是越州

張春兒葉縣軍士李青之妻也年二十青疾革顧謂春

曰吾殆矣女其善事後人春一一一一一未幾

青死春慟垂絕且囑匠人曰造棺宜極大將以盡納亡

者衣服弓劍之屬匠如其言既斂乃自經鄰里就用此

棺同葬之事奏上于朝

旌其墓時至正戊子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婦女部二

才藝

浩浩育育

管子桓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

管仲曰非婢子

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毋賤賤

管子曰公使我

求寧戚寧戚應我曰浩浩乎我不識婢

子曰詩有之浩浩

者水育育者魚未能史書習事

有室家而安召我

居寧子其欲室乎

傳初楚主侍者馮嫫

嘗持漢節為公主使

行賞賜於城郭諸國

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

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錦車持節見就東觀踵成

漢書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

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

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子婦為撰集後漢書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曹世叔

妻傳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丁氏辭書論上疏遺令作大家

讚見作申情賦後漢書袁隗妻傳倫妹芝亦有才義女

尚書

魏志明帝紀注魏略曰帝嘗游燕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一使典省外奏事

處當

女博士

魏志甄皇后傳註魏書曰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

習女工用書為學

當作一耶具數十人饌不聞人聲

晉書周顛母李氏傳字絡

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子內宰猪

羊辨而

一之甚雅人深致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

女也聰識有才辨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

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

悅未若柳絮因風起見為小郎解圍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疑之弟獻之

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傳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

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於別

榻道韞

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

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

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

殊開人肖府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

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使人心形俱服見林

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下風氣見清心玉映上獻椒花頌

晉書劉臻妻陳氏傳嘗正旦

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

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織錦為迴



文旋圖詩

晉書竇滔妻蘇氏傳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

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 韓公 齊書武穆裴皇后傳

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

為一僕射閣筆 梁書劉孝綽傳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嶷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

尤清拔悱一徐勉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睹此文於是與

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 陳書後主張貴妃傳論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

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採其尤豔麗者以為

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虔從弟元明隔  
紗帷以聽焉

學士先生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宗氏傳  
名若華父庭芬生五女皆能

屬文長曰若華次日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貞元四年昭  
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深加賞歎  
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  
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

一著女論語

舊唐書女學士尚宮宗氏傳  
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

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  
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

曹大家東征之流

舊唐書  
宗庭瑜

妻魏氏傳父克已有詞學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  
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  
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  
書令張說年少時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為外職乃  
作書與說叙亡父疇昔之事并為庭瑜申理乃  
錄南征賦寄說說歎曰

衆篇並

作采麗益新

唐書上官昭容傳婉兒勸帝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克選數賜宴賦詩君

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

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

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擬離騷為小山篇

唐書太宗徐賢

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

妃傳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

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

為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教妾騎射

五代史唐太祖家

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

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

兵機常其侍以佐太祖

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

女秀才

遼史邢簡妻陳氏傳父陞五代時累

官司徒陳氏甫笄涉通經義凡覽詩賦

輒能誦尤好吟咏時以

名之

羶為甲裳為旗

金史阿鄰妻沙里質傳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抄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

五百人樹營柵為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凡

三日率命婦自為一軍金史完顏仲德妻傳崔立之變

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

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鍾嶸詩

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五言數家婦人居二品漢為

徐叔叙別之作亞於團扇矣老嫗吹篴楊街之洛陽

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篴能為團扇歌壘上聲時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

篴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

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

女太史

崔鴻後趙錄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  
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

實書北山移文

馮贄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鑿十歲忽  
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

欲開文士傳

女相如

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以合歡水  
果賜吳絳仙絳仙以紅牋進詩謝

帝曰絳仙才

不櫛進士

劉訥言諧噱錄關圖有妹能文  
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

耳

女學士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  
清警有才思文價謁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

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

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

詠燭

張邦基  
墨莊漫

錄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快不快不平嘗內集

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

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踪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

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

倚欄露泣海棠紅

或云便是一者書大雅吟

姚寬西溪叢話衛夫人名鏐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弟

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克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

意夫人一賜之一誦秋水篇

張端義貴耳錄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

翠鬟小女僮也能一聞者駭異

能温酒

陶宗儀輟耕錄宗季參政相公鉉翁于杭將求一容

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一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

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温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

不及時歸附後公攜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

便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于當然之極者視彼有間

矣

女工

女事無文章

管子國之富也

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

管子

昔者祭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  
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

粟百鍾於勝事管子某鄉女以功業直時而擴之脩絲麻

捆布絹墨子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

故作誨婦人治後一牽挺列子紀昌歸偃卧其妻之

後雖雖末倒抑黑質揚赤文淮南子蔡之幼女衛之稚



之智不能逮社而賦事蒸而獻功國語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

紘綆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效績懲則有何愛餘明照四壁者戰國策甘茂亡秦且辟古之制也

君聞夫江上之處女子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

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一一之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

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秫縫戰國策黑齒雕題鯢冠一月得四十五之國也注秫基鍼也言女工之拙

日漢書食貨志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一注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四



針折不復女工

手狎

王克論銜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

之日為之

刺繡師

王克論銜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

不能也

手引成錦

王嘉拾遺記成王五年有因祇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

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颻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而結之

則一鍼神

王嘉拾遺記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制立成非夜來縫製

帝則不服宮中

機絕鍼絕絲絕

王嘉拾遺記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

號為一也

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一一孫權嘗歎魏蜀未夷軍旅之

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

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  
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一雖  
棘刺木猴雲梯飛鵠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  
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  
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緯而清風自入視外  
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  
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  
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  
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  
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  
中時人謂之一故吳有三絕見一尺絹繡法華經  
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上

### 七卷

蘇鷄杜陽雜編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  
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

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上一毛髮其品題章句  
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

無有遺闕更善作飛僊蓋以絲一縷分為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為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潤一文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

斷上數其工  
謂之神助

作飛僊蓋

上見

容貌

毛嬙西施

管子一美人也

小腰

管子夫楚王好而美人省食

細腰

尹文子楚莊愛

一黃公二女

尹文子齊有皆國色者好謙

一國皆有饑色

黃公二女

皆有皆國色以其美

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特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

故毀其子不姝美於國色

是爭禮之亦國色也

娥媯靡曼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

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  
嫵媚列子穆之

數十皆擇雅齒者娥姣列子鄉有處子之  
以盈之按穆公孫穆者娥姣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必

獲而捧心莊子西施病心而疇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  
後已美之歸亦而疇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

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美疇見曼理皓  
之走彼知美疇而不知疇之所以美

齒韓非子說情而捐精閭媿莫媒荀子子奢之惡

者之孽荀子語曰好女之安矜呂氏春秋人有新取婦

行煙視媚行見玉女呂氏春秋身好醜淮南子

好在頰則醜注醜醜者頰上繪為纂繹淮南子室有美

不待脂粉芳澤

淮南子曼頰皓齒形夸骨佳

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

媼

揚子一好也秦曰媼

媼

媼

揚子一媼媼

南楚之外曰媼宋衛晉鄭之間曰媼

女三為粲

國語恭王游於

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

衆一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

祭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

華落愛淪

戰國策以色交

粉白墨黑

戰國策張儀之楚

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

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

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

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

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  
之女————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  
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  
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  
大恐今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  
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  
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  
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名所便習  
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  
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德矣未嘗  
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  
之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注墨黑謂髮也  
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上見天下莫若是兩人上見南之威戰國  
策晉文公得———三日不聽朝遂推南  
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句台閭須戰國



策左一一而右一一南

犀角偃月

戰國策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

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

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一一

一一彼乃帝王之

眉目准頰權衡

見尹邢家一一夫人與

一一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

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

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

女入室惡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見低頭俛泣自痛不如

見隨俗雅化史記李斯傳————佳曼姬史記司馬相如傳鄭

女———注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宜笑史記司馬相如傳皓齒粲爛———的

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

皦長眉連娟微睇絲藐衆嫻漢書禮樂志———並綽華

色授魂與心愉於側衆嫻漢書禮樂志———並綽華

名漢書杜欽傳必鄉舉求窈窕相態呂麗佳漢書揚雄

競約———絕世獨立漢書外戚傳初夫人兄延年性

馨愛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

人———而———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

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

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

幸合法相後漢書后妃傳序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

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妙婧纖腰後漢

書張衡傳舒一之一嫫眼後漢書張衡傳成姣麗以

弱腕素肘後漢書邊讓傳攜西子顧景裴回竦動左右

後漢書南匈奴傳初元帝時呂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

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

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大橋小橋吳志周瑜傳孫

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腰圍尺六

能掌中儷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紅

白爪 陳書高祖章皇后傳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則一爪先折 宮中

遙望飄若神仙 陳書張貴妃傳論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鑿特聰惠有神采進止

閑暇容色端麗每瞻視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常於閣上靚粧臨於軒檻 髮長

七尺其光可鑿 見上 瞻視盼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 見上 少

盛如花 魏書北海王詳傳詳之初禁也乃以烝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

婢姦通令致此罪 何忽共許高麗 奇色 魏書邢巒傳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世宗所

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

奴婢巒懼為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明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一一也暉大

悦手甚纖柔

北齊書盧文偉傳宗道性羸率重任俠歷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

嘗於晉陽置酒賓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筇

篋女妓云——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

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

不得已而受之按宗道文偉孫花見羞五代史唐明宗

氏有美色赤烏氏美人之地穆天子傳赤烏之人刀好

嬖人曰——鄭旦越絕書美人宮周五百九

也寶玉之所在也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

壇利里丘土城勾踐所習教美女西施——宮臺也女

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鄙故近

大道居去玉膚柔軟吹氣勝蘭郭憲洞冥記帝所幸宮

縣五里人名麗娟年十四

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置麗娟於

明雖之帳恐塵垢汚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

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為佩置衣

節自鳴相與為神怪也桓寬鹽鐵論康莊馳

插躬耕身織者寡娶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

黃憲天祿閣外史寡人雖有亦無以為也祭姬黃憲天祿閣

融如陽春盆幕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葛洪西京雜

好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姣

好上體輕氣馥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

並玉質凝膚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

踪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瑠珉之膏

飴以丹動心驚魄

王嘉拾遺記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越又有美女二人

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花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

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

莫不謂之神人

非雲非雨非朝非暮

王嘉拾遺

記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為行

雲暮為行雨今

改靈芸之名曰夜來

玉人齊潤

王嘉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

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

聚雪河南獻

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

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后與玉人潔白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妒於玉人也后嘗欲

琢毀壞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繫懷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

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  
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愁容尚能惑人况在歡樂

王嘉拾遺

記吳主潘夫人父坐法輸入織室容態少儔江東絕色  
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  
主使圖其容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  
以進吳主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嗟曰此神

女也

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

髮委藉地

劉義慶世說桓宣武平蜀

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  
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  
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  
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慙而退  
今

膚色玉曜

見欲求

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段成式酉陽雜俎如婦津相傳言晉

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光明性妒忌伯玉常於妻前  
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光明曰君



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為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糝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糝飾而渡其神亦不好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為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

肌香

蘇鸚杜陽雜編元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

舞僂姿玉質體輕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為薛氏之

妻生瑤英而幼以紅芙蓉蘇鸚杜陽雜編實歷二年淞香啗之故肌香也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

一曰輕鳳修眉點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不汗體上更琢玉芙蓉以為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

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

帳香重重一雙

解語花 王仁裕開天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

與貴妃宴賞指妃謂左

鳥爪

馬令南唐書方術傳女冠耿先生一玉貌宛然神

右曰何如此

取

陶宗儀輟耕錄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藥夫人意花不足

似花藥之翹輕

擬其色

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粧飾

簪珥辟千金

管子一而一者瓊琳琅玕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列子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

一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

美珥

韓非子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

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於王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一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題

揚子一兩須不可忍瞻也

華丹亂竊窈

揚子女惡也

女為悅

己者容

戰國策士為知己者死

玉聲璆然

史記孔子世家夫人

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

宛珠簪傅璣珥

史記李斯

傳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

立於揚施蜚織

史記司馬相如傳 卸削垂鬢

郭璞曰織

閻易戍削嫫媿循

史記司馬相如傳 世獨

削言如刻畫作之郭璞曰媠媠微循衣服婆娑貌俠嘉

夜

漢書禮樂志

如淳曰嘉夜芳草也

蒞蘭

躡躡

漢書地理志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

紂淫亂餘民丈夫相惡游戲悲歌忼慨起則椎剗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一游媚富貴徧諸

侯之後宮注師古曰躡音它頰反躡與履同履謂小履之無根者也躡謂輕躡之也

小履

見上綢繆

漢書張敞傳禮君母出門則乘鞜駟下堂則從傳母進

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

從姿之義也注師古曰組

張京兆眉無

漢書張敞傳敞

組之屬所以自結固也

張京兆眉無

為婦畫眉長安

中傳

珍髻

漢書揚雄傳資媠娃之

四起大髻

後漢

德馬皇后紀

注東觀記曰明帝馬皇后美髮為

書明

但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

缺補之

步搖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又賜馮貴人玉赤綬以未有——環珮加賜各一具注釋名

曰皇后首副其上

愁眉

後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

有垂珠步則搖也

都婦女作——

啼粧墮馬髻折

要步齟齬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

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

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啼粧見墮馬髻上

折要步

見齟齬

笑

見漆畫

五采爲系

後漢書五行志延

作——

璫瑁

後漢書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

制隱領袖緣以條翦覽齒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為

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

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齒結諸簪珥皆同

制其適有等級馬按齒綯也結髻也解見史記註及三

國志 華勝見 齒結

上見六獸

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服紺上阜下蠶青上纁下皆深

衣制隱領袖緣以條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

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南山豐大特一一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

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一爵九

華上見高髻廣眉大袖

後漢書馬廖傳長安語曰城中好四方高一尺城中好一一四

方且半額城中好

假紒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今送光烈

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康成云副婦人首服

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卑案紒即髻也 隱居

服後漢書梁鴻傳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

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

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

嫁始呂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

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呂觀夫子之志耳妾

自有——之——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

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推髻見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

屈紒後漢書東夷傳倭巾幘晉書宣帝紀亮數挑戰帝屈紒後漢書東夷傳倭

飾雀釵晉書元帝紀將拜貴人有司五兵佩晉書五行請市——帝以煩費不許

康中婦人之擷子紒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

——緩鬢傾髻晉書五行志太元中公主婦女必——以為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

木及籠上裝假髻上狀如天師晉書王恭傳淮陵內史

之名曰假髻見狀如天師虞珖子妻裴氏有服食

之術常衣黃衣道子甚悅之今與賓客談論

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

坐賓莫紫綸巾熟錦袴晉書石季龍載記季龍常以女

不反側騎一千為鹵簿皆著

織成鞞游於戲馬觀金銀鏤帶五文織鞞上飛天紉宋

五行志宗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五條五瓣宋

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謂之書

王敬弘傳左右嘗使二老婢戴虎魄釧齊書東昏侯

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紀潘氏服御

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金釵鑷

齊書周盤龍傳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錦裙襦陳書殷不

害傳簡文

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錦裙襦害傳簡文



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

玉鳳凰

南史齊南康王子琳傳母荀昭華盛

一 一 毡席被褥單複畢備

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

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

冠帽而著小襦襖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為先朕離

京邑以來禮教為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

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

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

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

命史官夾領小袖

魏書咸陽王禧傳高祖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

服仍為

我徂東山雖不三

玉車

魏書靈徵志高祖太

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

和五年六月上却鎮將上言於鎮城西二百五十里射

獵於營南千水中得一三枚二青一赤制狀甚精

髻如飛鳥

北齊書幼主紀婦人皆剪剔以著假一而危邪之狀一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

宮內為之

珠松

隋書禮儀志皇后謁廟服袿襦大衣蓋被於四遠嫁服也謂之禮衣阜上阜下親髻則青

上縹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是也

簪珥花嚴

隋書后妃傳叙

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

粧點

北史馮淑妃傳帝至晉州

城已欲殘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

帝致旦上本也二觀之淑妃一不復時至周人以

木於塞城

信上有五色雲起

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

送不... 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

粉育... 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

粉育... 唐書中宗紀皇后自言

如百花煥發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明皇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

著一色衣

瑟瑟珠翠璨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而不避雄

狐之刺每入朝或連鑣方駕不施帷幔每

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艷粧盈巷蠟炬如晝艷粧見通裙

舊唐書南平獠傳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為干欄男子左袒露髮徒跣婦人橫布兩幅穿中而貫其首名為

平脫金泥刺繡

唐書肅宗紀禁珠玉寶鈿

兩博鬢

唐書車服志首

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

寶鈿花釵

唐書車服志內外命

哀冕之旒又有

線鞵

唐書車服志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鞵開元中初有侍兒則著履

險粧

唐書車服志婦

人衣青碧縵平頭小花草履彩帛縵成履而

兜籠

唐書車服

禁高髻去眉開額及吳越高頭草履

志巴蜀婦人出入有囚髻唐書五行志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為

唐末京都婦人梳髮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拋家髻見脂盃粧具唐書

李德裕傳詔浙西上醉粧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

髻髻然更施朱粉號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

自作詩州曲述其仙衣服畫雲霞見趕上裙朝宮妃繫前後掩

留而長率地名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

直名快上馬初點眼角名屏粧刺削童髮必留大錢許

於頂有頂或留之頂前束不走落見快上馬見

淚粧見鵝角魚嬌子宋史五行志淳化二年京師里

樓魚腮中骨號九翬宋史與服志妃冠白角冠梳宋史與服

志皇祐元年詔婦人冠高毋得踰四寸廣毋得踰尺梳長毋得踰四寸仍禁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

人爭做之至謂之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遂禁止之內樣見

珠璣帕首宋史章獻劉皇后傳柴氏李氏二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

綠鞞金史儀衛志諸妃嬪導從四十人幘頭繡盤蕉紫衫塗金束帶妃用偏扇方扇團扇各十六諸

嬪各十四皆宮人執服雲脚白燕昇天郭憲洞冥記嶠嶠細棗出嶠嶠

紗帽紫四襖衫束帶一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如今之軟棗咋之有膏膏可

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燃芳似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道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

猶見此釵黃琳欲之明日示之既發匣有一飛著面

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言吉祥也

柔滑

劉熙釋名脂砥也

如砥石也

脂和塗面

劉熙釋名胡粉胡

也畫代眉

劉熙釋名黛代也滅眉毛

香澤

劉熙釋名

枯悴以此濡澤之也

注面

劉熙釋名以丹曰勺勺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群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

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

為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

衽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上也

太華髻班固武帝內傳王母著黃金裕

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

戴三角髻

班固武帝內傳上元

夫人頭作餘髮散垂至腰

同心七寶

葛洪西京雜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上



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

江州隋林粉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江州縣郡

治塗山有禹王祠及塗后祠北水有銘書詞云漢初捷為張君為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渡今民曰張府君祠

縣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戴鬢宗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為人日剪絲為人或鏤金箔為人以貼屏風亦一之頭

崔豹古今注魏宮人好畫蟠龍崔豹古今注盤桓長眉今多作

崔豹古今注長安婦人好為蟬鬢崔豹古今注魏文帝

警到於今其法不絕

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

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

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紫粉賈思勰齊民要術作

善為衣裳一時冠絕法用白米英粉三分胡粉



一分和合均調取葵子熟蒸生布絞汁和粉  
日曝令乾若色減者更蒸取汁重染如前法  
香粉賈思

民要術作一法唯多著花釵禮衣唐六典鈿釵禮衣  
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芬馥外命婦朝參辭見

及昏會則服之凡昏嫁一六品以下妻及  
女嫁則服之其次花釵禮衣庶人嫁女則服之  
幕羅

帷帽劉肅大唐新語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  
禮舊儀多著一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

之後皆用一施銀泥李肇國史補韋太尉臯在西川  
裙到頸為淺露一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

熟絲衣給其夫氏以梅花滿面韓鄂歲華紀麗飲竹葉  
一衣給其女氏一觴糲一之一

星塵段公路北戶錄余訪花子事如山花為粉段公路  
面光眉翠月黃一其來尚矣北戶錄

一叢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  
月開花土人採含苞者賣之用一臘脂一或持染絹帛

其紅不辟寒鈿

段成式酉陽雜俎嗽金鳥出昆明國形下紅藍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

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為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為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

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以髮相纏  
那得帝王心不服  
段成式

髮品髻始自燧人氏  
而無繫縛  
參鸞  
段成式髻髮品秦始皇有迎

春垂雲  
段成式髻髮品漢  
飛仙九環  
段成式髻髮品王

有  
髻  
百合同心  
段成式髻髮品漢元帝宮  
百花  
段成

式髻髮品魏武帝宮有  
反縮髻又梳  
九貞  
段成式髻髮品隋  
歸順  
段成

式髻髮品貞元中有  
螺子黛  
馮贄南部煙花記煬帝  
宮中爭畫長蛾司官吏

日給——五  
斛出波斯國  
潤毛玉撥馮贄南部煙花記隋煬帝朱

用蘭膏而北苑粧馮贄南部煙花記建陽進茶油金子

鬢髮鮮潤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縷金於

面皆以淡粧以此花餅龍角蘇鶚杜陽雜編大歷中日

施於鬢上時號——龍角林國獻——釵類玉而紺

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賜獨孤妃與

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

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不盈一握蘇鶚杜陽雜編元載

遂化為二龍騰空東去寵姬薛瑤瑤英衣龍綃

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載以瑤

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  
上有字曰

玉兒蘇鶚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有九玉釵上刻九

鸞皆九色——工巧妙麗殆非人工所

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

奴投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

言於左右泊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  
遂以實話於門人或云玉兒即潘妃小字也  
烏蠻

警

袁郊甘澤謠紅線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  
翡翠指

環

張泌粧樓記何克妓於後閣以  
長年之好乃命蒼頭

急以蜻蜓  
痕映青編  
張泌粧樓記徐州張尚書妓女多

並一於  
六英  
張泌粧樓記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

水令暖又曰熱乃拔  
寶釵祝夜飛蟬  
張泌粧樓記

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  
曉霞粧  
張泌粧樓記夜來

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  
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做畫名

桂紅膏

張泌粧樓記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

以水洗色不退

迎唐八鬟

宇文氏粧臺記煬帝令宮人梳

點唇

字

氏粧臺記唐末有騰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

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工

巧恪兒殿淡紅心猩猩暈

朝天

五國故事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鞭自馬至地

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婦人競戴高冠

蘇幕遮

王延德高昌行紀婦人戴油帽謂之

飛雲丹

子皆謂之

馬縞中華古今注自三代以鉛為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

金泥飛頭鞋

馬縞中華古今注秦始皇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朶子披淺黃銀泥飛

雲帔把五色羅小扇

奉聖

馬縞中華古今注漢高祖令宮人梳

歸真

子鞞

馬縞中華古今注梁天監中武

帝詔宮人梳迴心髻

朝雲近香馬縞中華古今注隋大業

中令宮中梳髻節暈髻

佛粧

莊綽雞肋編燕地其家仕族女子皆髻首許嫁

方留髮冬月以苦葦塗面謂之但皆傳而不洗條

至春暖方濺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脫吳曾能改齋漫錄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語言安妃有條脫為臂飾即

今釧紅錦鞞韉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唐代宗朝珠瓏璵

范成大攬轡錄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甚少多縮髻貴人家即冒之謂之方髻高髻織

裳首翹鬢朵

陸游南唐書后妃傳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

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絲戲奕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

后寵嬖專房創為一一一一一年景陸游老學菴筆記

及一一一一之粧人皆效之靖康初婦人首飾

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幡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花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

錯倒底陸游老學菴筆記宣和末婦人蝶粉蠶黃王

野客叢書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織弓陶宗儀

一一一一都褪却注蝶粉蠶黃唐人宮織弓輟耕錄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

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豔之言類多體狀

美人容貌之姝麗及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百咏屣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

也亦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編詩曰蓮中花更好雲

裏月長新因窈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一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

**靈蛇**

伊世珍嫺奴記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

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一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玉香獨見**

伊世珍嫺奴記徐月英卧履皆以薄玉花

為飾內散以龍腦諸香流蘇甚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屑謂之一一一鞋

拂地已縮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一一髻於是富家女子多以青



絲效其制神糝采蘭雜志膏神曰雁壞鯨神曰天軼粉亦自可觀神糝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揚太真糝束每件呼之人謂之

蠱惑

婦言人事

管子則賞罰不信

食意

管子主德不立則婦人能其

喜宮

管子公一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

自媒

管子醜而不信

祭愛女華

管子女華

者桀之所愛也

婦人為制

晏子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湯事之以千金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遠

不觀今履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

悔泣

莊子麗之姬父

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說情非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菴而後其也

子曼理皓齒美人

韓非子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

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

女戎國語

夫有男戎必有

前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

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

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  
於廷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  
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也何  
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諾有是心也何  
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注幸姬也長孫左輔于武陵等詩用前魚皆以宮人言  
之女口漢書五行志齊桓好色聽晨婦漢書外戚傳悲  
哀褒閭溜蠹後漢書后妃傳序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  
之為郵溜蠹隆好合遂忘注溜黑也蠹食木蟲以  
論傾抵破書案後漢書劉元傳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  
敗也抵破書案宴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  
用此時持事來善為妖態後漢書梁冀傳壽色美而  
乎起善為妖態作愁眉唬妝墜馬髻  
折要步翻齒笑以為窈窕作態後漢書曹世叔妻傳若  
媚按壽冀妻孫壽窈窕作態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一說所不當  
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密盜奇香晉書

賈克傳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  
之惟以賜克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克察屬

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置妃膝上共決陳書張貴妃傳論  
稱之於克按壽韓壽

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一張  
貴一於一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

無所遺脫由是益步步生蓮花南史齊東昏侯紀鑿金  
加寵異冠絕後庭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

行其上曰此一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南史柳世隆傳  
一也

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  
精麗畧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悵狎密而為悵妻賞敬稷

每詣悵必先相問夫人悵一世隆次子  
一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按悵世隆次子

恩情即歇

病亦除差

南史劉瓛傳瓛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

療有陳郡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瓛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日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瓛乃密使媼

如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云故宜

旁無姻妾

魏書長孫稚傳

其早死於是稚妻張氏生二子子彥子裕後與羅氏私通遂殺其夫棄張納羅羅年大稚十餘歲妒忌防限稚稚相愛敬

疑致死者乃有數四以手拊胷

北齊書王晞傳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

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

續命北史

馮淑妃傳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

五月五日進之號曰一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

惑之坐則同席出則更殺一圍

北史馮淑妃傳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

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

粉鏡自玩

北史馮淑妃傳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

請淑妃方以帝從其言

後蕩情帷薄

舊唐書高宗紀虛襟似納於觸鱗下

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

詔無殊於扇暘既

舊唐書明皇楊貴妃傳天寶九載貴妃復

於一遂忽怠於基扃

引刀剪髮

善溫入奏曰婦人智

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

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

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

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

院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

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

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

院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

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

乞署此為——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破  
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壘中曰令二姬骨醉破

舌逸周書美男破  
老美女——

斲名苔華之玉

沈約竹書紀年注癸  
命扁伐山民山民女

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  
女無子焉——其——於——

桀媚末喜於膝上

郭憲  
洞冥

記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

——————————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螭腹餘金

簪穿痕得非此耶曰白龍魚

東平歌

常璩華陽國志蜀  
志武都有一丈夫

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

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

去王必留之乃為——————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

之乃遣五丁至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

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和歌

龍歸之曲其親埋作塚忍冷

魏泰東軒筆錄宋子京多

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

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  
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  
歸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總校官庶亨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騰錄監生臣李溥